

纪念与先师蒋华良院士的二三事

昨夜惊悉吾师蒋先生华良突然不幸英年早逝，甚感悲痛。是夜久不成寐，朦胧间似又浮现先师的音容笑貌，愈感天妒英才和人生无常。先师伟绩良德自有公认和无数缅怀传颂，笔者毋庸锦上添花，仅于此记录与先师相识以来的流水点滴，聊以祭奠其在天之灵。

笔者初识先师于 2004 年，其时年 39 岁，担任上海药物研究所药物发现与设计中心（DDDC）主任，正当风华正茂的青年才俊之年。彼时笔者就读于南京大学化学系本科三年级，先师作为化学系校友受邀来访并为本科生做了计算机辅助药物设计的学术报告。笔者深为其运用虚拟方法助力药物发现的理念和成功实例所吸引，更为其独特风趣的人格魅力所叹服，顿生拜入门下之意，学习博采机器理性和人类直觉之长以设计药物挽救病患。会后抱以期待和忐忑之心给先师发邮件询问可否报考其博士研究生，本无期待其百忙之中予以回复，未料少顷之间即收到寥寥数字但坚定的鼓舞：“只要你能够考上就没问题”。次年三月，笔者成功通过药物所研究生入学笔试并获得面试机会，先师作为面试官之一，细致的询问了笔者的本科毕业论文的内容和志向，得知乃为分子模拟相关算法的开发和加入 DDDC 的决心之后报以轻微欣慰的点头微笑。面试之后笔者收到先师“已通过”的确认邮件，那种感激、兴奋和期待之情现仍感同身受。

加入 DDDC 后的博士研究生科研学术训练生活短暂而紧凑，也与先师有了更多的科研和生活的交流互动。众所周知先师治学严谨，待人严格，工作甚是拼搏律己，研究硕果累累，其兴趣广泛多才多艺更是早已传为美谈，在此无需赘述。须臾五年匆匆而过，笔者也顺利毕业出师，忝列先师门徒。除却先师在学术科研方面高屋建瓴的悉心指引，更令笔者铭刻于心的则是自其导师嵇汝运院士一脉相承的家国历史使命责任感、尊崇前辈大家和提携关爱后辈的急公好义、和对科研规律保有敬畏之心、但仍敢为天下先的舍我其谁之气度。多年以后即使笔者从事了不尽相同的职业发展道路，但仍对先师传承的这些优良品格视若珍宝并不时依此审视和校正人生道路。

毕业之后笔者加入了华东理工大学药学院李洪林教授课题组，彼时先师为药学院创始首任院长，故得以在其麾下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其间某次尝于其办公室准备项目答辩材料至晚，先师随和的打电话请师母打包食堂外卖过来与笔者同食。因先师一向对笔者严格且谈话多限于学术课题，今次乃得见其不为笔者熟知的生活关爱一面。但笔者愧于天资驽钝且个人发展重心转移，于 2012 年选择负笈海外，转战工业界。其间先师仍数次直接或间接关心起笔者近况，并于一次回国期间短暂的面谈中继续鼓励笔者继续发表高质量学术论文，回国再次从

事科研与其一起为国效力，更于 2017 年乘至英国开会访问之机，邀笔者于伦敦相见叙旧。彼时我们二人同游了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驻足于巨大的史前完整恐龙化石骨架和北美红杉一同感叹自然的至伟至美。先师尤为醉心徜徉于伦敦中心的古老建筑群，用相机记录下不同时代风格的公共和民居，并风趣的表示伦敦的历史时代之美荟萃于街头巷尾，无需专程参观王公显贵之所。

之后笔者终因个人兴趣所囿，愧对先师期待，回国继续于工业界谋生。其间曾于 2021 年因过往参与的项目有幸与先师和李洪林教授一同获奖，得以再次赴上海见面叙旧，彼时先师已是药物设计领域的院士泰斗专家。其间正值新冠疫情肆虐，先师一如既往的秉承忧国忧民家国情怀，夜以继日的工作和协调资源，第一时间推动了数个抗疫药物的开发。虽然岁月和繁重的工作依然留下了鲜明的痕迹，但他精力依然充沛且席间仍旧谈笑风生如故，宛若笔者当年初识的那个意气风发的才俊栋梁，难料那次见面竟成为永别……

先师离逝，实乃国失无双国士学者、亲朋门生失去至亲益友良师之至痛至憾。其留给世人无数的宝贵科研成果自不必多提，更以其短暂但精彩的一生向吾辈生者展示了责任担当、关爱他人、拥抱和热爱生活的至高涵义，一如保尔·柯察金那句名言的写照：“人，应当赶快生活”。

愿恩师蒋先生华良安息，一路走好！

2010 届博士：刘晓峰

2022 年 12 月 24 日午后于广州